



美剧《纸牌屋》里的中国形象

美剧《纸牌屋》是 Netflix 史上播放量最高的剧集,故事主要围绕由 Kevin Spacey 饰演的美国总统 Frank Underwood 和 Robin Gayle Wright 所饰演的第一夫人 Claire Underwood,第五季于 2017 年 5 月 30 日首播。

□ 冯兆音

进入剧组

“你到底要去什么地方?” Uber 司机环顾四周,疑惑地问我。

我们身处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市郊,眼前几座浅灰色外墙的单层厂房式建筑,不见行人和其他车辆。谷歌地图显示我们已经靠近目的地,我却不知如何向司机描述去处:“嗯……理论上,那儿有椭圆办公室、白宫战情室、空军一号,以及美国总统 Frank Underwood 和第一夫人 Claire Underwood。”

没错,我要去美剧《纸牌屋》第五季的摄影棚,任务是教剧中演员说国语台词。

《纸牌屋》第五季第八集,成功当选副总统的 Claire,在“白宫西翼”与美国贸易代表、中国部长开会,部长告诉她:中国得知一艘即将沉没的俄罗斯破冰船上,有一名美国公民。那个美国人是谁?他为何出现在俄罗斯的船上?中国又从何得知这一信息、出于什么动机告知美国?这些问题在单单这一场戏中还找不到答案,但毫无疑问,一宗船难将牵出中美俄的大国角力。

现实政治中,特朗普团队被指与俄罗斯来往甚密,他本人似乎对普京惺惺相惜,迫切希望改善美俄关系。另一边厢,美中首脑在私人庄园并肩散步,俄罗斯又弹起中国的钢琴。中美俄的大三角关系互动是你上我下的跷跷板,还是更为复杂的动态平衡,它

在新一季《纸牌屋》中将被如何刻画,令人期待。

《纸牌屋》是 Netflix 史上播放量最高的剧集,也是斩获金球奖与艾美奖的网剧先驱。第五季 2017 年 5 月 30 日首播,不少忠实观众都在当天 binge-watching(连续观看)。《纸牌屋》第五季的制作成本未公开,而它的第一、二季总投资超过一亿美元,单集成本高达 400 万美元。

在充沛资金支持下,《纸牌屋》的制作精密。以这集为例,资深演员 Patricia Clarkson 扮演美国贸易代表,为了展现角色的语言天赋以及她与中国打交道的经验,在与中方代表告别时, Clarkson 要说一句国语台词。剧组在拍摄前就已备好国语台词录音,供 Clarkson 练习。作为语言顾问的我则要来到摄制现场,在拍摄前纠正她的国语发音,并于拍摄后与导演确认发音无误。

出现过中文台词的美剧和电影比比皆是,效果却参差不齐。最近的热门科幻电影《Arrival》中,女主角用一通中文电话打动中国将军、扭转剧情,懂国语的观众却纷纷表示“没听懂”。

美剧《生活大爆炸》第一季第一集的台词“洗个痛快澡”让人忍俊不禁,剧中中餐馆老板的形象令观众过目不忘。饰演该角色的演员吴汉章(Jame Hong)从 1950 年代中期活跃影坛至今,出演过超过 500 部电视剧和电影,是美



剧中饰演第一夫人 Claire Underwood 的演员 Robin Wright

国荧幕上最常见的华裔甘草面孔。吴汉章是在美国出生的香港二代移民,幼年曾在香港生活。虽然他会讲国语和粤语,《生活大爆炸》却安排他的角色在激动时只发出叽里呱啦的声音,想必那就是美国人印象中的国语。

《纸牌屋》也曾出过国语发音的差错,第二季中有位戏份吃重的中国领导人钱主席,然而剧中几乎每个提及钱主席的人物,包括男主角 Frank Underwood,一直将“钱”字念成“Kee-ahn”;而他们称呼另一个中国人角色冯先生时,也出现“Fung”、“Fang”、“Feng”多个发音。

第二季播出后,在美国网上论坛 Reddit 和 Quora 上都出现吐槽《纸牌屋》读错中国人姓氏的文章,一位网友写道:“每次 Walker(第二季剧中美国总统)把钱叫成 Kee-ahn,我都要捏一把汗。谈外交起码要把对方的名字念对吧。”制作方或许留意到观众批评,增设顾问,在现场督导演员说出标准外语台词,我就是如此被请来片场。



中国商人冯先生

是纽约华裔脱口秀演员、摄影师 Phil Nee,他被称为华裔美国人脱

口秀的“教父”,曾在美国、香港、新加坡巡演。在《纸牌屋》拍摄现场,年约半百的他穿西装打领带、揣着口袋巾、头发梳得整齐,尝试揣摩态度谦逊但不卑不亢的中国外交官角色。我事后才想起,应该提醒他把婚戒取下——中国官员似乎不时兴在工作场合戴戒指。

祖籍宁波的 Nee 会说一些家乡话,但不会说国语。好在在剧中,他并不需要说国语台词,而是要模仿略带中式口音的英文。他向我解释说,尽管角色是英语流利的中国外交官,但毕竟不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,说话略带口音会更令人信服。拍摄前一天,会说国语的妻子在家中为他辅导。

早在第二季,《纸牌屋》里就

出现过中国角色——商人冯先生,一名与中美领导层都关系密切。为了凸显冯先生游走在政治钢丝上、喜欢刺激与风险的形象,编剧还设定了冯先生有特殊的性癖好。

徐先生和冯先生的人设看似风马牛不相及,但在美国人眼中,他们是同一类中国人:实力相当、亦敌亦友。第二季中,商人冯先生与时任副总统 Frank Underwood 讨价还价,达成秘密交易,而官员徐先生则在第五季捎来俄罗斯勘探船上有美国公民的信息,随即提出交易:美国要答应救援俄罗斯船只,中国才在关税问题上和美国合作。这一要求让 Claire 感到意外,一时猜不出中国人的来意。

变化的中国脸孔

这部美剧在中国大受欢迎,甚至有传王岐山也向中南海同僚推荐。前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 Kurt Campbell 分析,爱看《纸牌屋》的中国人可能认为它描述的是美国政府运作的真实状况。对于中国人来说,该剧还有另一大看点:中国正在崛起,形成挑战美国之势,美国人为之紧张,中国观众透过《纸牌屋》揣测美国人看中国的心态。

中国在《纸牌屋》中与美国几乎平起平坐,中国人是美国人的潜在伙伴,他们身段柔软,凡事有商量;也是美国人的对手,势力渐长、不会轻易屈服。这跳脱以往美剧中国刻板的形象:或土里土气、或狡猾精明、或难以理喻、或身怀绝技的异邦人。这包括例如《绝望主妇》中工于心计、被女主人恐吓“送你回上海种田”的代孕女佣晓梅、《实习医生格蕾》中偷渡到美国而不敢到医院看病的广东女人、《傲骨贤妻》中搞外遇的异见分子以及无数的中餐馆老板角色。

而在《纸牌屋》中,中国的官员、商人与美国总统坐到同一个谈判桌上,这种转变折射出中美国力对比和美国人心中中国形象的演变,也成为中国观众看《纸牌屋》的一个快感来源。

在两国角力的张力下,中美关系愈趋复杂化。中国戏份吃重的第二季中出现多个中美关系冲突点,包括网络安全、汇率操纵、稀土出口配额、中日钓鱼岛争端等。而在第五季,最近的时事热点南中国海、贸易逆差等,说不定会被搬上荧幕。

负责撰写第二季中国相关情节的编剧 Kenneth Lin 透露,编剧曾跟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交流,确保剧中对中美关系、中国政治的描述紧扣时事,尽可能贴近现实。编剧们不仅抓热点,还尝试超前时事半步,预见到即将发生的冲突。

新一季《纸牌屋》是极大的挑战。第五季从去年 7 月开始拍摄,到今年 2 月结束,其间美国上演了特朗普上台的逆转胜大戏。连饰主演 Kevin Spacey 都

感叹,去年看《纸牌屋》,观众感叹剧情太戏剧化,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发生。如今再回想,观众不得不承认:“等一等,这可能真的会发生”,甚至说:“天啊,《纸牌屋》正在现实中上演!”

现实中的白宫越发疯狂,《纸牌屋》能拍出什么超越往季、又不逊色于每日新闻?媒体前瞻报导透露,《纸牌屋》中会出现“not my President”的口号、穆斯林入境禁令等,已经成功成为总统的 Frank Underwood 要利用影射 ISIS 的恐怖组织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。

我为《纸牌屋》当一日顾问是在大选日前夕,虽然我能窥见的剧情有限,但演员开口的第一句台词,就让我惊呼“剧透”——“代理总统女士”(Madame Acting President),剧中角色这样称呼 Claire Underwood,这意味着总统 Frank Underwood 由于某种原因无法执行总统义务,由副总统 Claire 代为掌权。或许《纸牌屋》的编剧跟大部分人一样,曾经相信希拉里将赢得大选,于是剧情往女总统登基的方向开展。

我在片场跟饰演 Claire 的演员 Robin Wright 打个照面,工作状态中的她跟 Claire 一样干练,背着黑色皮革双肩包、穿着人字拖风风火火地来到片场,一屁股坐上折叠椅就开始看台词。真人比剧中更亲切爽快,她与同事们说笑、打成一片,念错台词时也会急得飙脏话。不难想像这样英姿飒爽的她曾与投资方有过薪酬谈判,坚决要求与男主演同工同酬,否则不再续约。

经过几十次修正表演、多角度拍摄,会议场景终于拍摄完毕,导演来问我:“那句国语台词说得怎么样?”在那一幕,美国贸易代表将徐先生送到会议室门口,关门前意味深长地用中文说:“我们稍后再见,徐先生。”

我比出 OK 的手势。任务完成,我在按白宫真实规模和布置复制的摄影棚四处溜达,到“椭圆办公室”过把做美国总统的干瘾,偶然发现,“白宫东厢”的希拉里画像恰巧正对着厕所,如今回想起来:真是风水不好。